

解析叙军驻黎的历史演变

严庭国

内容提要 在国际社会各方的支持和默认下,叙军进驻黎巴嫩。叙军驻黎维护了黎的政治格局,维护了叙黎的“特殊关系”,但是阻碍了美国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大中东民主计划。美法共同推动安理会通过 1559 号决议,逼迫叙利亚从黎全面撤军。美国高举关注黎“民主进程”的大旗,将叙撤军视为推动中东民主的切入点和摆脱泥潭的突破口。法国欲通过美国的“大门”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展示其参与解决地区问题的实力和能力,保护在黎的传统利益。以色列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抬高恢复和谈的条件,以期渔翁得利。叙撤军导致黎政局扑朔迷离,黎各派别势力将重新洗牌。

关键词 叙利亚; 军事介入; 撤军; 黎巴嫩

作者简介 严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上海 200083)。

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559 号决议之后,黎巴嫩议会以高票通过延长拉胡德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和前总理哈里里遭暗杀事件,引发了黎社会的剧烈动荡,爆发了迎合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雪松革命”、“民主起义”。迫于国际社会各方和黎反对派的共同压力,叙利亚分两阶段于 4 月 26 日完成了撤回所有驻黎军队和安全机构的工作,全面履行了安理会 1559 号决议和《塔伊夫协议》的承诺。至此,叙军结束了近 30 年驻黎的历史,黎各派力量将在没有叙军存在的新框架下重新洗牌。本文试对叙军驻黎事件的历史演变作一解析。

一、叙黎同根同源

历史上,同处阿拉伯“沙姆”地区的叙黎是原属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公元前 2000 年,叙黎为腓尼基的一部分,相继受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等统治。公元 7 世纪时,为阿拉伯帝国所统治。16 世纪初,一起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区)的阿拉伯人宣布独立,成立君主立宪国家,此举因遭到法国反对而流产。^①依据 1920 年 4 月协约国《圣雷莫协定》,法国继续委任统治叙黎地区。为了强化委任统治和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法国委任当局对叙黎实行分而治之,刻意突出叙黎两地的宗教特性(即叙利亚的伊斯兰教特性和黎巴嫩的基督教特性),将其分割成两个各自为政的地区,扩

大叙黎之间的矛盾。法国的民族分化和宗教对立政策是导致叙黎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也是黎独立后各教派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

迫于要求独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法国在 1941 年 11 月 26 日宣布结束对黎的委任统治。1943 年 11 月 22 日,黎获得独立,成立黎巴嫩共和国。1946 年初,叙利亚政府要求法国军队撤走和叙利亚独立的决议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通过,3 月,法国被迫同意从叙利亚撤军,4 月 17 日,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离了叙利亚。4 月 17 日从此被定为叙利亚的民族独立日。

叙黎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一战后的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黎马龙派认为,黎应当是马龙派天主教徒居主导地位的“大黎巴嫩”国家,其版图应包括原属叙利亚的部分领土;按照黎穆斯林的意愿,黎应当是“大叙利亚”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叙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更是认为,黎是叙的一个省份,叙对黎拥有主权,应将其划入叙的版图。因此,历届叙利亚政府都没有将黎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1943 年黎独立时,叙未予承认,未建立外交关系,也不互设使领馆。叙黎实行统一签证,即任何一方驻外使馆签发的签证均可进入另一国。叙已故总统阿萨德曾在 1971 年和 1972 年两次提到:“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关系,没有一个叙利亚或黎巴嫩政权可以忽视这一点……叙利亚和黎巴嫩拥有一片土地,两国人民比兄弟还要亲。”1976 年阿萨德又说:“自古以来,叙利亚和黎巴嫩始终

^①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第 146 页。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以,许多叙利亚民众至今都认为,黎是叙的一个省份。

二、叙军临危受命

独立后的黎巴嫩党派、教派林立,政局动荡不安。1975年4月13日,黎内战爆发,基督教的马龙派民兵、穆斯林激进派与驻扎在黎境内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76年3~4月,穆斯林激进派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控制了黎全国70%的地区,并开始对基督教马龙派民兵实施最后的“征服”和“屠杀”。此时,应黎政府的正式请求,在阿盟的授权下,1976年5月,叙利亚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向黎派遣了3.5万名军人。叙军队最终选择了站在黎基督教保守政府一边,遏制和打击了穆斯林激进派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叙的考虑是:(1)黎穆斯林激进派一旦掌握政权,会组成不利于叙的伊斯兰教政府,并与伊拉克结成反叙联盟。在这些穆斯林激进力量派别中,不少派别(如卡迈勒派、琼布拉特派)对叙持批评态度,有的派别是亲伊拉克复兴党的,并受控于伊拉克政府;(2)黎基督教保守政府一旦垮台,会造成黎的分裂,引来以色列的军事入侵和西方社会的政治干涉。叙确信,保住软弱的基督教保守政府,就能够维护黎的领土完整,令弗朗吉亚总统感恩戴德。对这一令人费解的叙利亚立场,阿萨德曾解释道:“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要利用它来改变马龙派对叙利亚的态度,赢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保护者已不再是法国或西方了。”(3)叙军驻黎有助于构建抵抗以色列侵略的战略屏障,叙可以在黎的领土上建立缓冲地带,控制1970年转移到黎南部的众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阻断阿以冲突的战火,实现对以色列的战略防御和进攻。(4)叙军驻黎有助于将黎纳入大叙利亚的战略框架。阿萨德总统将叙利亚对黎的实际控制看成是实践“大叙利亚战略”的第一步,将来在完成叙民族主义运动的“大叙利亚战略”后,再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5)叙军驻黎有助于维护叙的经济利益。黎是叙石油和电力的重要出口市场,是叙百万劳工侨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叙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叙的部分水资源来自黎境内,贝鲁特港口是两国最主要的对外通道。另一方面,在黎银行中叙利亚人的存款高达100亿美元,占黎存款总额的20%,这笔巨

额资金的流动对叙黎金融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1976年10月,在开罗召开的阿盟首脑会议上,叙对黎的军事介入得到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认可,叙对黎的实际控制地位同样被确认为合法。为了保证叙的安全利益,强化其在黎的影响力,叙在黎部署了3000至4000名安全机构的特工人员。不仅如此,叙还在黎培植忠实于自己的民兵军事组织:什叶派“希望”运动民兵、叙利亚社会民族党民兵和弗朗吉亚民兵。至1977年,叙的威慑部队基本上控制了黎大部分地区(西部地中海沿岸和东部贝卡地区)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战略地区。叙在完成对黎的军事控制之后,与基督教马龙派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同时极力安抚黎穆斯林激进派联盟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派别,为维护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

叙军自1976年进驻黎巴嫩起,一直遭到黎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被他们视为占领军。1989年《塔伊夫协议》因没有明确叙军撤离的具体时间,也遭到了黎反对派的坚决抵制。2000年6月,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南部撤军后,黎国内要求叙军撤离的呼声日渐高涨。尽管叙军驻黎有《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与防务条约》等多个法律文件作保障,但为缓解黎反对派的压力,巴沙尔总统执政以后,对驻黎叙军已进行了6次重新部署,将3.5万人的驻军裁减至1.4万人(其中包括安全人员),以保持对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和萨巴阿农场的抵抗姿态。2005年3月5日,巴沙尔总统宣布,叙将全面履行《塔伊夫协议》和安理会1559号决议。叙驻军和安全机构于2005年4月26日全部撤回叙利亚。至此,驻黎叙军结束了执行“大叙利亚”的历史使命。

三、美国明修栈道

叙对黎的军事介入当时是得到美国支持的,阿萨德本人证实道:“当时,美国支持叙利亚对黎进行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①美国之所以支持叙的军事介入是基于以下考虑:(1)阿萨德是该地区惟一能够结束战争、使黎巴嫩问题得到建设性和平解决的领导人;(2)如果在黎出现一个由左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组成的政权,黎将可能永远不得安宁;(3)在黎问题上与阿萨德合作可以削弱苏联

^①【以】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对大马士革的影响。

在“9·11”事件和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美叙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反对美国打击对象“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美国将叙利亚视为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绊脚石”，对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和制裁措施。首先，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可能实施核打击”对象和“暴政前哨国家”的黑名单。而后，布什总统在2003年12月12日签署了国会批准的对叙实施政治、经济和外交制裁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案》。日前，美国又借安理会1559号决议逼叙从黎全面撤军。美国高举关心黎“政治独立”和“民主进程”的大旗，将解决叙军驻黎问题看作是推动中东“美式民主”的切入点和摆脱“中东泥潭”的突破口，旨在打压叙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削弱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迫使叙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步调一致”。以色列总理沙龙曾为美国高官指点迷津说，“叙利亚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①。这一观点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中东地区，没有埃及参加就不会爆发战争；没有叙利亚参加就不会有和平。”

美国为何如此“敲打”叙利亚呢？以下因素看来至关重要：（1）叙强烈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放任反美武装进入伊拉克，致使伊战后局势持续恶化，造成了美军士兵的重大伤亡。（2）叙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坚持强硬立场，使叙以和谈2000年中断以来难以为继，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就此搁浅。（3）叙支持和收容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激进组织，如巴勒斯坦人阵（总部）、人民斗争阵线、哈马斯和杰哈德等抵抗运动组织以及黎真主党武装，叙不仅提供资金和给养，而且提供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和办公地。（4）驻黎叙军干涉了黎内政，干扰了黎国内的民主进程，与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革“步调不一致”。美国认为，所有黎政府的决定都可假定是由叙政府最后拍板的。只有叙军和安全机构全部撤出黎巴嫩，才有可能给黎巴嫩的民主“一个兴盛的机会”。布什总统2005年3月2日命令叙必须立刻终止对黎政治事务的影响。（5）叙与伊朗两国共同支持黎真主党，抗击以色列侵占黎领土。以

色列时常遭到来自黎真主党导弹、飞机和人体炸弹的袭击。解决驻黎叙军问题，有利于拆散叙与伊朗的反美联盟。

四、法国暗渡陈仓

在国际舞台上，法国总是与美国意见相左。然而，此次法国一反常态，十分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559号决议，使许多分析人士大跌眼镜。法国称，它的这一行动完全是理智和现实的，并非一时冲动。法国并不在意美国人按自己意图处理与叙的关系，然而，法国将在执行安理会1559号决议的框架内一直努力下去，直至黎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②

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外交举措：（1）解除了对居住在巴黎的黎反对派的政治禁令，允许著名的黎反对派人士奥恩在其住地举行纪念黎独立的庆典活动，法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到场，盛况空前。（2）邀请黎主要反对派领袖琼布拉特和天主教红衣主教舍菲尔访问爱丽舍宫。

（3）法国总统亲自选定外交部中东北非司司长巴尔南·伊米任黎巴嫩新大使。据称，这位重量级人物是最能理解和体现希拉克总统思想和意图的。

（4）希拉克亲自出席了哈里里的葬礼，并提出派法国专家参与调查哈里里爆炸案。（5）希拉克在巴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发表了对黎局势的联合声明，敦促叙执行安理会1559号决议，迅速从黎全面撤军。

仔细探究法国的外交政策，可发现法国借助美国重返黎巴嫩乃至中东的主要原因是：（1）海湾战争以来，由于美国采取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法国的中东利益蒙受巨大损失。叙利亚新闻部长马赫迪说：“法国的行为也许旨在恢复在中东的某种势力，通过美国的‘大门’更多地参与中东事务。”^③同时，法国也借机向美国和世界展示其参与解决地区问题的实力和能力，以“法国参与”的实效回击和批驳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2）法国一直重视保护在黎的传统利益，尤其是马龙派天主教徒的宗教势力。马龙派历来亲法，主张黎应在政治和外交上继续与前宗主国法国保持联系。^④法曾在1982年和

^② 黎巴嫩《贝鲁特使命》，2005年3月20日。

^③ 同①。

^④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第315页。

^① 见《叙利亚与黎巴嫩问题》，卡塔尔《阿拉伯半岛》2004年10月23日。

1983年两次与美、英和意联手,组成多国部队武装介入黎内战。此外,法国还是驻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重要成员。(3)法致力于实现其经济利益,大力投入黎经济重建。法与黎在水资源、天然气、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卓有成效,为此,法每年有1500~2500万美金的援助投向黎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1996年,法向黎提供了10.5亿法郎赠款、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2002年11月23日,希拉克总统主持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次国际援黎会议,18个国家首脑、欧盟及7个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与会,承诺向黎提供4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法国占5亿美元。(4)法对黎首脑不参加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举行的第十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2004年11月26~27日)表示强烈不满。法国认为,为了帮助贝鲁特成功主办第九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2002年10月18~20日),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①这是第一次由一个阿拉伯国家主办法语国家首脑会议,有55个法语国家的首脑出席会议,闭幕时发表了《贝鲁特宣言》。法国将黎不维护其尊严和威信的行为归罪于叙对黎的严密控制。(5)2004年8月21日,巴黎市11区发生了放火焚毁一家犹太人社会中心事件。以色列政府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呼吁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离开这个反犹势力抬头的西方国家,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此次,法国参与美国“关注黎巴嫩民主进程”和“制服”以色列对头叙利亚的行动,有着明显的“讨好”和“修复”法以关系的痕迹。^②

五、以色列渔翁得利

叙对黎的军事介入遏制了激进的黎穆斯林和巴解武装组织的势力,客观上缓解了来自北方对以色列的压力,故没有引起以的反对。叙虽有意在黎建立阿以冲突缓冲区,没有对以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危害。因此,以只提出了“红线”的要求,即叙在黎的军事行动仅限于地面部队,不得动用空军力量,且不得越过威胁以色列的西顿——杰津一线。

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受阻和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以与美感受到了来自叙黎的层层干扰。布什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指责叙继续允许恐怖分子使用其领土“破坏中东的每一次和平机会”。为了软

化叙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强硬立场,配合美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对叙利亚步步逼近,企图利用安理会1559号决议渔翁得利,获得难以从谈判桌上获得的利益。

(1)水涨船高,一再抬高和谈条件。在叙利亚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时,以色列提出了“终止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并关闭其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的叙以和谈条件,迫于美国反恐和与以和谈的双重压力,叙暂停了与上述组织的联系,将其办事处迁出大马士革,安置在靠近叙黎边境地区。以对叙的这一妥协姿态毫不领情,跟着就提高了和谈的台阶,将“无条件从零开始”作为叙以和谈的新条件,拒绝了叙一直坚持“从和谈中断的地方恢复谈判”的立场(即肯定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承诺的“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6月4日的界线”为谈判的起点)。由于叙以双方在重开和谈“有条件”与“无条件”上立场对立,和谈一直难以恢复。2005年,在众多不利的国际形势下,叙通过西班牙、土耳其等国表示,愿意“无条件”恢复叙以和谈。西班牙外交部长发表声明说,此次叙利亚准备与以色列无条件恢复和谈,说明大马士革真正想利用手中的这张牌了。然而,沙龙却又为叙以和谈设置了新的台阶,称叙只有全面履行安理会1559号决议,撤回其全部的驻黎军队和安全机构,以色列才会接受叙“无条件”恢复和谈的要求。

(2)水到渠成,“单轨”变“双轨”。在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以及中东和平进程中,叙黎两国一直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叙黎是仅有的两个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邻国。在《塔伊夫协议》之后,叙黎两国签署了《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与防务条约》。依据这些条约,叙对黎的安全负有法律责任和义务。黎一旦遭受到以色列的攻击,可以寻求叙的支持。同时,双方决定在与以的谈判中密切配合,坚持叙以和谈与黎以和谈同步进行,不给以色列提供可乘之机。黎在叙军和安全机构近30年的实际掌控下,历届政府都与叙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对外对内的政策基本趋同,有报道说,黎政治的真正决策并非在贝鲁特,而是在大马士革。

叙军撤出后,黎政局会随之发生变化,以色列有可能单独与黎媾和。先前的叙以和谈与黎以和谈

^①涂龙德:《法语国家首脑聚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②见《叙利亚与黎巴嫩问题》,卡塔尔《阿拉伯半岛》2004年10月23日。

的捆绑方式将会松动，这意味着同步展开的“单轨”和谈也将可能变成“双轨”和谈。继埃以、约以、巴以和谈进程后，以有望单独与黎重开和谈。这会给已经“封冻”多年的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一线希望，以也有望在与邻国建交的道路上再下一“城”。

(3) 直面仇敌，清除隐患。安理会 1559 号决议的第三条规定“要求解散所有黎巴嫩和非黎巴嫩民兵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一条款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颇为重要。它至少说明两点：第一，黎政府有义务解散所有的民兵组织并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二，在特定条件下，以可以凭借联合国的这一条款，打击这些武装组织。众所周知，该条款主要是针对黎真主党的。受到叙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一直与以色列势不两立。沙龙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再三强调：以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真主党。真主党现拥有 5000 名党员，8000 多名武装人员，在贝卡谷地建有训练营地和先进的导弹、飞行器发射基地，不时对以发动袭击。1990 年黎内战结束后，真主党是惟一被允许保留武装的组织。真主党还拥有自己的报刊和电视台，在黎上届议会中占有 9 个议席，在黎南部享有极高声誉，是黎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此轮议会大选中，真主党联盟获得了 23 个席位。

叙撤军后，真主党虽扩大了自己势力范围，但已失去叙军的直接支撑，将孤军奋战在抗击以占领的前沿阵地。对以色列来说，只有打击和清除了黎真主党的武装，才能在北方构筑起一道安全防线，牵制叙利亚，但当前以动武的条件并不充分。

六、黎政局扑朔迷离

叙军于 2005 年 4 月底之前已全部撤离黎巴嫩，黎各派势力的长期平衡被打破，黎政局的未来走向变得扑朔迷离。从黎的政治结构、各派别实力和社会文化的现状看，黎将依然延续《民族公约》和《塔伊夫协议》的政治架构，得到西方社会支持的黎反对派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实利，但不具备组建亲西方黎巴嫩新政权的实力。黎政局的变化大致有以下三种可能性：反对派大获全胜；对立两派相互妥协；政局动荡陷入内乱。

(1) 反对派大获全胜。黎反对派发动的要求叙撤出驻军、黎政府和黎总统下台的“雪松革命”是由美国幕后一手策划的，是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

组成部分。2004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的活动。因此，美国执行在大中东地区促进自由的前进战略。”^①从那一刻起，美国便不遗余力地推行大中东计划战略。美宣称“要解放黎巴嫩”，给黎在没有外国军队驻扎下举行议会大选的民主机会。美国期望在黎“雪松革命”中扶植亲美势力，完成一次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为大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树立榜样。

在此国际背景下，黎反对派发动的“雪松革命”的兴起是与其社会结构有着直接的关联。黎教派众多，且与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关系。虽然，经过 15 年的内战和 16 年重建，黎的基督教属性已经开始逐步被伊斯兰教属性所取代，但黎仍然是阿拉伯国家中伊斯兰意识形态较为薄弱的国家，西方意识形态在黎颇有市场和土壤。因此，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企图在黎实现突破，黎反对派也有可能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从而改变黎的政治走向。

(2) 对立两派相互妥协。前不久，黎反对派组织了数十万人的民众集会，黎反对派高呼“叙利亚滚回去！”、“卡拉米下台！拉胡德下台！”的口号，集会民众在烈士广场上组成一面 3800 平方米巨大的黎国旗和一面要求调查哈里里遭暗杀真相的黑色旗帜，声势很大。然而，之后，黎真主党、阿迈勒运动、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等党派组织振臂一挥，50 多万民众上街游行，在烈士广场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反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干涉黎内部事务，称安理会 1559 号决议的目的是使黎重新回到分裂的状态，破坏黎叙的“特殊关系”。此次集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气势上都远胜于黎反对派的集会，客观上反映了黎民众求稳定、厌内乱的心态，反映了现政府尚有较深厚社会基础的事实。

在叙撤军后，亲政府派将失去叙的政治支持，在与基督教派的争权夺利中将失去以前的优势，但是，他们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绝非不堪一击，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也不会一败涂地。黎政局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亲政府与反对派相互妥协，以保持黎政局的相对稳定。社会进步党主席琼布拉特和马龙派大主教等反对派人士在与真主党总书记和黎总

^①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美国参考》2004 年 1 月 20 日。

统会见之后,陆续发表了谈话,“应警惕挑起内乱的政治图谋”,有意缓和黎紧张的国内局势;反对派还表示,“现阶段解除真主党武装是行不通的”。

(3) 政局动荡陷入内乱。

在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被炸身亡后,贝鲁特又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导致数百名平民伤亡,加剧了黎国内政局的动荡。众所周知,黎是典型的教派分立的国家,每当黎内部教派矛盾激化和彼此争权夺利时,外部势力便会插手和干涉黎事务。1975年,由于穆斯林派别要求增加政治权力,引发了黎内部的教派斗争,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美国和法国等外部势力都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导致了黎15年的内战。目前黎的政治斗争又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反对派和亲政府派的矛盾激烈。美法借助安理会1559号决议,对黎事务进行全方位的干涉。叙利亚则凭借在黎30年的驻军历史,牢牢控制着黎石油、电力、粮食、劳务等重要经济命脉,掌控着黎真主党武装,握有抗衡西方势力的社会基础,即便在撤军之后,仍可影响黎的事务。叙总统巴沙尔指出,叙不反对从黎撤军,撤军也不意味着叙不再影响黎。依据黎国内外的综合情况,黎再次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下是值得关注的诱发内战的主要因素:

第一,美国因素。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开始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战略,强行向中东地区推销美式文化和美式民主,这种靠武力和强权带来的外来文化和外来民主,势必与本土的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发生激烈碰撞,其消极影响也必将深入黎社会内部,从而导致黎社会的反美倾向加剧,成为诱发黎内战的因素。

第二,真主党因素。黎真主党在2003年被美国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2005年3月10日

又被欧洲议会列为“恐怖组织”。以消灭以色列、铲除西方影响、按伊朗模式在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为目标的真主党,它强大的武装力量驻扎在黎南部地区,用“圣战”抗击着以色列的占领,在黎民众心目中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是120万什叶派居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如果强行实施安理会1559号决议,或在保留武装和政治权利方面处理不当,真主党也会演变成诱发黎内战的因素。

第三,圣战者组织因素。伊斯兰国家如遇外部入侵,或由外部因素引发了动乱,那就会出现本国或来自穆斯林社会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这是当代伊斯兰社会的常见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是如此,21世纪的伊拉克战后也是这样。如果美国在黎一意孤行,引起黎政局动荡的话,伊斯兰圣战者组织也有可能再次进入黎巴嫩,开辟新的反美战场。

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阿拉伯民族的战略利益,叙利亚军队在1976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名义进驻黎巴嫩。在维系黎政权的延续、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中,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得到了国际社会其中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和认可。在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中,叙利亚在黎的军事存在和叙黎的“特殊关系”却成了严重的阻碍。2005年4月,叙利亚完成了撤军,履行了安理会1559号决议,避免了遭受制裁的困境。随着叙利亚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撤离,黎巴嫩国内的议会选举虽已结束,但各政治派别的激烈争夺还在持续。虽然,黎局势存在着许多诱发内战和动乱的因素,但是,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民众对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希望维护社会稳定和反对干涉黎内部事务仍然是黎社会的最强音。

(责任编辑:李意 责任校对:杨阳)

*沙特阿拉伯8月1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沙特国王法赫德已于当日病逝。沙特王储、副首相兼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生于1924年,是法赫德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幼年起接受宗教教育。1964年,任国民卫队司令,1975年被任命为第二副首相,1982年6月,被立为王储同时兼第一副首相和国民卫队司令。喜好读书,赛马,沙漠旅行。他曾于1998年10月访华。朱威烈教授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认为,由于阿卜杜拉王储已代政多年,其继位顺理成章,沙特政局不会生变。(杨阳)